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四十八

宋 蘇轍 撰

春申君列傳第二十五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歇適至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郡拔鄢郢東至竟陵頃襄王

東徙治陳楚懷王既為秦所誘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歇恐秦王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秦昭王前有惠文王武王耳今此云文王莊王則始皇父祖蓋記録者之悞耳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

要令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瑶

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隣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呉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首

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
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
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内矣故韓
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
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
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
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
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

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

之衆車革之强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揺齊楚此四國者不

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黄歇乃説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

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在中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嘗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

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元年以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歇言於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歇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邑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歇為楚相四年秦破趙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

急於楚楚使歇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歇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强趙平原君使人於歇歇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於歇歇之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歇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吕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歇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歇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考烈

王以咎歇歇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歇曰人皆以楚為强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歇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考烈王無子歇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

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歇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歇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歇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歇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歇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説歇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更立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

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歇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益驕恐歇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歇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歇相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歇曰世

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歇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歇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歇曰何謂毋望之人對

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歇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内歇入死士俠刺之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其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歇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楚世家幽王悍立十年卒同母弟猶立猶庶兄負芻之徒襲殺猶而立負芻今此傳言考烈王無子春申君進李園之妹而生太子二說相反無以質其孰信然要之春申進妾以僥倖則無疑也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毒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蘇子曰黄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黄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槩於中乎

古史卷四十八

古史卷四十九

宋　蘇轍　撰

范雎蔡澤列傳第二十六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説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餽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

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賔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安平詐為卒侍稽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遊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

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稽曰夜與俱來安平夜與張祿見稽語未究稽知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稽辭魏去過載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為誰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即别去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

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稽遂與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

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雎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得隱蔽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王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

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懸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

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矣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顔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於是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

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睢辭讓是日觀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無人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濵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

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以成其王業也今臣覊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

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髪為狂無益於主假使

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宫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

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睢拜秦王亦拜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鬭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

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睢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

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

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雎語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

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睢日益親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

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

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
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
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兊管
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
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兊之類
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
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
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

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睢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睢以應號為應侯時昭王四十一年也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禄而魏不知以為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

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睢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折軸非大

車駟馬吾不出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睢
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
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
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
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
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
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
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

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
自屏於胡貊之地唯君死生之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
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
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
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
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
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
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

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
辭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
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
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
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睢既相王稽謂
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宫車一日
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
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

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納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納臣之意也昭王召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雎相秦二年昭王之四十

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雠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

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
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讎魏齊
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
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
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
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
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
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戸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解相印捐萬戸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大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

王用睢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睢席藳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昭王恐傷睢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睢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睢日益以不懌睢封在汝南既而陷

於韓昭王謂雎曰君亡國亦憂之乎雎曰臣不憂也王曰何故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同耳吾何憂臣嘗為梁餘子矣為餘子之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為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昭王以為不然以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臥不便席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豈情也驁曰臣請得其情因往見雎曰驁欲死雎曰何

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况秦國乎今鶩勢得為秦將將兵以韓之細而顯奪君地鶩尚奚生雎起拜之曰願委之卿鶩以報昭王自是雎每言韓事昭王弗聽昭王臨朝歎息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内無良將而外多敵

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睢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

秦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

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

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

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

者曰吾持粱齧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
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
罪於秦雎內慙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
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宏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
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雎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
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
我位乎使人召澤入則揖雎雎固不快及見之又倨雎

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事有之乎對曰然睢曰請聞其説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睢曰然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睢曰然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絶與天

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雎曰
然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
亦可願與雎知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
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
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
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
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避難

然為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

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

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雎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雎曰未知何如也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强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强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内

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雎曰不若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公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

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絶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吴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强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

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
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
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
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
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秦
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
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

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靁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强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為楚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

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

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

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睢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

臣不如也臣敢以聞昭王召見與語大説之拜為客卿
睢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强起之睢遂稱病篤睢免相
昭王新説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
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
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
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蘇子曰范睢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
冉之専忘其舊勲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

以子絶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絶而雎勇絶之獨不愧潁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内兵折於外曽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古史卷四十九

古史卷五十

宋　蘇轍　撰

樂毅列傳第二十七

樂毅其先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封以靈壽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將報之患國小僻遠力不能致於是屈身

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昭王以為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强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問伐齊之事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惠文王别使連楚魏令

趙昭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昭王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毅於是并護趙楚魏韓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于臨菑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莒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即位齊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耳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刼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刼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刼於即

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毅之降趙恐趙用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

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遺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禄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

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

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

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説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毁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毅卒於趙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以問間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

粟腹樂乘樂乘者間之宗也於是間奔趙趙遂圍燕燕
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間間既在
趙乃遺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
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
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信之名
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
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
寡人不為君取也間與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趙封乘為武襄君其明年乘與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乘代廉頗廉頗攻乘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漢高祖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

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蘇子曰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申齊湣王滅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

撫内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廉頗拒王齕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為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元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

生之論非其實也

古史卷五十

古史卷五十一

宋 蘇轍 撰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八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

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强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

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强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華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

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髪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羣臣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郡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賔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强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

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相如至謂秦王曰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間歸至趙矣且秦强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

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黽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

請立太子為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黽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

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不敢動既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

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賔客至門

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説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

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對如廉頗言又召問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

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
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
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閼與非趙地也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内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積其陣以待之

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許歴曰請就鈇質之誅奢曰胥後令戰許歴復請諫史記本戰作邯鄲字索隱曰當作戰字故從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歴為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拒長平時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

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

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絶其糧道

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括出鋭卒自
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四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
之趙前後所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
不得脱頼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趙王以括母先言竟
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
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
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
文封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頗之免長平歸也方失勢

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

之使者既見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

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强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

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龎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牧為武

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牧擊破秦軍南拒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牧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牧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蘇子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强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

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其用捨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古史卷五十一

古史卷五十二

宋　蘇轍　撰

田單列傳第二十九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

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單曰安平之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

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刼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反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

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

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歸于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單

號曰安平君而以為齊相單嘗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衣之襄王聞而惡之曰單厚施將以取吾國乎不早圖後之矣王左右有貫珠者王問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下令國中曰寡人憂民之飢田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田單解裘衣之善單之善則亦王之善己王曰善賜單牛酒貫珠復勸王布令國中求飢寒者而收穀之於是國中皆曰田單之愛人王之教也王説單乃安齊之士有貂勃

者嘗謗單單飲之酒而問之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先生之毀單也勃曰跖之狗可使吠堯使勃得為公狗顧將為公攫噬人矣尚何謗哉單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害單請於王使勃使楚勃至楚楚王觴之數日不反九人因謂王曰匹夫而能牽留萬乘豈不以據勢哉安平君之於王君臣無禮上下無别内收百姓外懷戎翟陰結諸侯之雄俊其志欲有為也王入之他日王顧左右曰召相單來單知王怒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

而請死罪五日王乃曰子無罪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復曰召相單來勃避席稽首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昔文王得吕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燕之破齊王走之城陽之山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獘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當是之時闔城陽而王之天下莫能止也安平君為棧道木閣迎王與后

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王乃曰單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不亟殺此九子以謝安平君國危矣王以為然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單夜邑萬戶單將而攻翟魯仲連見之曰將軍不能下也單不謝而去攻翟三月不克乃問仲連曰先生何以知單之不能下翟也連曰將軍之在即墨也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涕奮臂而

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黄金横帶而馳於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曰單有心先生知之矣明日厲氣修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翟人乃下燕將攻趙趙王割濟東與齊求單為將擊燕有功因留相趙已而歸齊復事王建單攻聊城魯仲連稱粟腹以十萬衆敗於趙此王建之世也

蘇子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强齊之衆棲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胙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

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古史卷五十二

古史卷五十三

宋　蘇轍　撰

屈原列傳第三十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賔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原造為憲令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

莫不知每一令出乎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秦恵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懐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懐王懐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懐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

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

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皆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平既嫉之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雖廢不用而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一篇之中而三致志焉太史公言離騷之作自懷王之世屈原始見疏而作矣今案離騷之文斥刺子蘭宜在懷王末年頃襄王出故正之於此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

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

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靜幽
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
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
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
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
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笯兮雞
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
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

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吾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

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蘇子曰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

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古史卷五十三